

# 《热河日记》笔谈模式的艺术性与方法论

李学堂\*

## 1. 绪论

《热河日记》是朝鲜朝 18 世纪著名文人燕岩朴趾源（1737~1805）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内容构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其他作品不同，它详细地记录了笔谈的内容。燕岩在燕行出国前路途中就对这种笔谈模式的内容和方法做过整体构想<sup>①</sup>，并在燕行过程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后又对燕行的笔谈记录和所见所闻做了认真整理与文学加工，从而创作出了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诚然，以这种笔谈模式进行学术交流并非燕岩所独创。但是燕岩在与清朝知识界进行理性交流过程中，极大地活用了这种笔谈手法，并且从理论上进行深化进而使讲究笔谈模式的方法论系统化，达成了预期的目的，使他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仅是深刻认识了清朝社会发展的真相，为其北学主张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而且探知清朝的内部实情和根底，了解了天下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与清朝文人建立了深厚友情，提升了清朝人士心目中的朝鲜形象。

不可否认，从每天的旅行日记、对沿途景观的描写、与使节团人员的交谈以及对历史遗迹的感怀等内容上也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大家的燕岩具有极高的洞察力与描写能力。对这些记录内容的分析也可以提炼出燕岩的北学思想和文艺论，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管怎么样，依靠作家本身直觉而得到的成果多少会缺少些客观性。因此，在燕岩的意识中，在把握清朝真实情况方面，那样的观察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此，燕岩在短暂的滞留期间，尽可能的多与清朝各阶层人士进行对话，直接探问他们的想法。在不方便直接问的情况下，就迂回地换成其他内容，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或者表情了解其内心实情。不必多说，这些笔谈也是燕岩燕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

事实上，在文学作品中，对话是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对对话场面的细致描写又是用来彰显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作品的对话场面进行评价在阐明作家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造诣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大体来说，虽然笔谈因对话方式的限制，与直接口语对话相比可能稍有差异，但燕岩把它作为与中原人士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并加以灵活运用，创造出了不同国度异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全新的成功模式。通过笔谈模式，双方由互不相识到相互了解，由讲述身边杂言趣事逐渐转到比较深入的话题或学术性对话的情况是随处可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口语对话交流方式效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口语和笔谈两者之间仍有很多差异。尤其是在对话时间及场所的商定，话题及用语的选择上，笔谈需要更加详细的前期准备。在作品的创作阶段，作者对笔谈对话的描写必须更加用心，因为在笔谈中涉及的话题有很多学术性的东西，与口语对话相比，笔谈场面更容易让人感到寡然无味。如何减少这种无味感，使其自然地插入到作品之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具体来说，作者必须从对话形成伊始就要对语境的造成（包括笔谈者的出场、身份和知识水准、审美观等），对话的环境，道具的使用等方面进行比口语更加详细的描述。同时，

---

\* 李学堂，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教授。

要更好处理解决对话过程双方所遵守的原则、艺术性地阐明对话的结果等各种创作难题，只有如此，才能让文学作品波澜起伏，饶有趣味。

本论文将重点分析燕岩的笔谈记录的叙述如何与整体作品相融合，包括作品如何插入笔谈并使其与整体作品相融合的艺术性的穿插方法、笔谈中人物和环境描写手法、笔谈的对话主题的提出方法，以及燕岩以经验心理学为基础提出的有效的笔谈手法。

## 2. 笔谈的艺术构思

众所周知，《热河日记》是燕岩文学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部作品与其它的燕行录有许多区别，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即此部作品体现了燕岩正确把握了时代潮流的北学思想。为了以一部文学作品表现这样的思想要义，燕岩进行了巧妙的艺术构思。即在日记体纪行文中最大限度地插入了笔谈内容。笔谈记录不仅占到纪行文整体的一半左右，并且十分有效地突显出了作者的思想。

作品中插入的笔谈内容不同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创作者在创作小说过程中编写而成的，并体现了创作者的思想。而笔谈内容则是事先已记录好的，并体现了不只作者一个人的思想。且在笔谈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在对方思想的牵引下进行的对话，有时又会因为时间场所等原因影响了笔谈的进行。

因此，在包含笔谈内容的作品中，作者不仅是笔谈的进行者和参与者，还要在事后将当时的笔谈内容有条理地整理下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使笔谈内容真正融入作品整体并保证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新创作一部小说还要难。同时，在作品中插入笔谈这一做法本身也具有再创作的成分。燕岩将复杂的笔谈同游记或杂录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使整部作品给人一种浑然天成毫不造作的感觉。

### 1) 笔谈与游记杂录的完美融合

燕岩先是通过在游记中提示读者将会有笔谈的进行，将笔谈与前后的旅行记录衔接在一起。他在记叙笔谈内容之前，先在游记中向读者交代与笔谈对象见面的契机、时间、场所以及他们的身份等基本资料，使读者对笔谈内容的出现有了心理上的准备，并产生了一定兴趣和期待，也使笔谈内容与后面的游记能更好地连接在一起。

《栗斋笔谈》与《商楼笔谈》是他根据入盛京后的 2 次笔谈记录创作而成的。燕岩先在 7 月 10 日的日记中记叙了与使节团一行一起进入盛京的游览过程，并自然地交代了与笔谈对象见面的机缘。

入一古董铺子，铺名艺粟斋，有秀才五人，伴居开铺，皆年少美姿容，约更来斋中夜话，

俱载《栗斋笔谈》。②

燕岩在记述当日一行人的行踪后，写到进入了一家名为“艺粟斋”的古董铺，并在其中遇到几名秀才，于是约其傍晚一起进行笔谈。这一描写不仅交代了与笔谈对象相遇的过程，并向读者暗示出接下来的笔谈内容将丰富而有趣。燕岩在第二天即 11 日的游记中，记叙了这次笔谈的内容，实现了笔谈与游记的和谐统一。

以类似手法将笔谈自然地插入游记中的情况还有很多。燕岩为了保持日记体作品的统一性，灵活地构思安排插入笔谈的时机和方法。

尽管燕岩在《太学留馆录》中将笔谈与游记融合在一起，但对于一些笔谈内容中占有较大分量，但时间和场所不固定且登场人物繁多的部分，燕岩将他们按主题单独成章进行记述，使其不受时间和场所的局限。代表作品如〈黄教问答〉、〈忘羊录〉、〈鹄汀笔谈〉。在这三章的处理上，他将重要的笔谈编成了单独的章节。这样不仅保证了游记记叙的顺畅，也使同一主题的笔谈集中在一起便于读者阅览。

在8月11日的游记中，他记叙了与皇帝行次一起参观名为“黄金殿”的札什伦布佛刹的内容。该佛刹是从遥远的西藏受邀而来的班禅喇嘛居住的地方。燕岩先记述了使节团一行参观札什伦布寺的场面，后又附了两篇关于这件事的详细记录。

### 别有所记《札什伦布》及《班禅始末》。③

这天军机大臣向使节团传达了皇帝的命令：去札什伦布寺拜见班禅喇嘛。燕岩在“编者按”中先对西番和黄教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后又向读者交代与中原士大夫们就班禅与黄教进行的笔谈内容将记载于《黄教问答》。

其地，皇帝之所私护；而其人，天子之所师事，以黄名其教者，意者黄老之道耶？……

及还馆中，中原士大夫皆以余得见班禅，莫不荣羨，亦莫不极口赞美其道术神通，其希世传会之风如是夫！终古世道之污隆，人心之淑慝，莫不由上导之也。小饮郝志亭所。是夜月益明。话载《黄教问答》。④

燕岩在这天的游记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皇帝为何如此尊重来自遥远西藏的宗教首领？”并以此为主题与中国的士大夫们进行了笔谈，笔谈记录集成了《黄教问答》一文。如此，燕岩将笔谈与游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此外，燕岩还对参与此次笔谈的士大夫们进行了介绍。主要介绍了其兴趣、职位、关心的话题等与笔谈主题相关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收录于了《倾盖录》。

在《太学留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岩在到达热河的第一天便与尹嘉铨缔结了友谊，且两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燕岩离开热河。于是燕岩在《倾盖录》中也详细记录了尹嘉铨的籍贯、字号、职位、学问及艺术上的成就。且在热河日记中，燕岩还多次提及并介绍了尹赠与自己的怪石丛竹诗扇。

燕岩与尹嘉铨的笔谈交流虽在《太学留馆录》、《黄教问答》、《鹄汀笔谈》中均有少量记载，但最重要的笔谈记录当属记载于《忘羊录》中的内容。尹作为皇帝的平生诗朋，精通诗文，极擅音律戏曲并创作了《九如颂》。皇帝非常喜欢《九如颂》，在81个剧本中首选《九如颂》作为演出剧目。⑤ 因此，燕岩与尹嘉铨的笔谈主题中自然包括了音乐的古今变化、

音乐与历代政治的关系等。

别有所论古今音律，历代治乱，俱戴《忘羊录》。⑥

在此，燕岩在对尹进行了介绍后，又向读者强调了这么一句，进一步明确地说明了与个别人物进行的重要笔谈的主题。如此，燕岩巧妙地将笔谈插入整体创作之中，并对重点人物和重要内容进行暗示强调，为读者理解文章提供了帮助。

此外，燕岩还注意将游记的记录部分与笔谈的记述部分相呼应。燕岩先在8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与奇丰额就月世界、地转说等天文学主题进行的笔谈，并以此为契机表达出了自己对黄教及喇嘛的怀疑与排斥。但燕岩并没有将自己与奇丰额就黄教进行的笔谈一起记录于此，而是令其单独成章，只是在本日的游记中详细描写了进行笔谈的环境和氛围，向读者暗示其内容的重要性。

奇公携余入其炕，已张四枝烛，大卓设饌，甚盛，为余专设也。雪糕三器，杂糖三器，龙眼、荔枝、落花生、梅子三四器，……饼果盛皆高尺余。良久，尽撤去。复设蔬果各二器，烧酒一注子，细酌隐话。话载《黄教问答》。鸡已二唱，乃罢还寓。辗转不能寐，而下隶已请起寝矣。⑦

正如燕岩在此日记中言及的那样，与奇丰额就黄教进行的笔谈记载于《黄教问答》。在该问答中，燕岩重点记录了奇丰额对黄教的态度，并得出了奇站在儒家立场上深深排斥着佛教的结论。

余既还入皇京，与士大夫游者多，然未见深言斥佛如丽川者。⑧

《黄教问答》中表现出的奇丰额的这一人物特征与《倾盖录》中所介绍的奇丰额十分吻合，燕岩也以此在丰满了奇丰额人物形象的同时，突显了其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

奇丰额，满洲人，字丽川，现任贵州按察使……博学能文，善谐笑，斥佛严峻，持论颇正。⑨

如此，燕岩以在游记或笔谈中提出的主题为中心，将游记与笔谈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并注重将对笔谈进行的环境氛围的描写与人物的思想特征相照应，更好地塑造了人物的形象。

## 2) 保障逻辑性与思想性统一的整体构思

在笔谈内容的记述方面，燕岩始终坚持站在读者的角度，尽可能地使文章通俗易懂，唯恐内容过于复杂或衔接不畅使读者感到不便。他在《杨梅诗话》的序言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担心，并从中可看出为了使笔谈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而颇下功夫：

其只字片语，无不芬馥牙颊，然其谈草多为诸名流所掠去，及检归装，仅存其十之三四。

而或醉后乱墨，或迫曛赤笔，譬如庐山晓云，真面难寻。小翁施帐，珮声迟迟，菴溪暇日，翻阅累朝，始能第次。<sup>⑩</sup>

为了整理好在琉璃厂与俞黄圃等大学者们进行的笔谈，燕岩费了很多心思。他努力回想当时欢乐的时光，并将其有条理地记述下来。尽管他以此为内容整理的《杨梅诗话》、《段楼笔谈》后来逸失不存，但我们在《避暑录》中多少可以找到有关这次笔谈内容的线索。

不仅是琉璃厂笔谈，在一些像《鹄汀笔谈》那样整理的较为完善的笔谈中，燕岩的记录多少也有遗漏，有时也因诸多原因而未能完成著述。燕岩在整理与王民皞就圣人和先贤的学习取向进行的笔谈时，如实地向读者告知了自己在整理过程中找不到思路的事实。

此下数端失之，语不相属。<sup>11</sup>

与这种因客观原因无法完成论述不同，燕岩还曾刻意地规避或删除了一些可能引起朝鲜社会不满朝议的笔谈内容。在与王民皞就清代朱陆理学心学进行的笔谈记录中，燕岩在记述到“反驳朱子的毛奇龄<sup>12</sup>之功过”部分时，突然中断，并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日暮罢起，未了其说。<sup>13</sup>

毛奇龄是明末清初提倡考证学的经学大家之一。他的学说虽有片面的一面，却敢于质疑朱子学说的统治地位，追求思想的自由。这与清代的正统思想相冲突，遭到了学术上的排斥。毛的主张无疑也威胁到了当时朱子理学作为朝鲜正统思想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地位，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测为燕岩故意中断了与王的笔谈。<sup>14</sup>

无论如何，燕岩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时刻注意保持作品逻辑上的完整性，并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作品是否容易被理解。为此，他将笔谈记录中出现的难以理解的用语、隐语以及学术词汇及时进行注释，使读者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例如，在《忘羊录》中，按照燕岩的记述，王民皞在引用《周书》的一个章节时，将“东夷”写作“东、”，燕岩对此做出如下的注释。

一点，夷字。对余故讳之，而大约尽讳胡、虏、夷、狄等字。<sup>15</sup>

这一注释道破了王民皞的心思，王一方面考虑到朝鲜在传统上属于东夷，有引起夷狄之辩的可能，同时也担心会刺激到燕岩的自尊心，另一方面，考虑到清朝本身也是满洲胡人建立的，不宜向客人展示具有轻视其他民族色彩的文字。在《鹄汀笔谈》中也可见到诸多类似的小注。王民皞就历代的成败得失多有论述，如在笔谈中有这样的一段内容。

成败二字，非可形于儒者口角，侯之门仁义附焉。《帝范》一书，真是摹尧装舜。吾儒所说天命，跳不出气数二字。这个气数，还是成败之迹。常时说天与之、人归之，这是一套笨话。古来逆取顺守者，何莫非天命所笃？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sup>16</sup>，何莫非神享民安？日闻汉民颂莽功德，未见虞神吐晋馨香。<sup>17</sup>

王民皞这里通过说“侯之门仁义附焉”强调作为执政者不得不用仁义来维护政权的正当性。随之却“突然地”补充“日闻汉民颂莽功德，未见虞神吐晋馨香”，前句是说汉、新王朝交替时，汉朝百姓赞颂王莽，并承认新政权的正当性。这里有在逻辑上难以说明的一点。即不仅不管王莽是汉位的篡夺者，为什么还说连当时非难的声音都听不到呢？依据王民皞关于汉、新朝代更替的话来说，那么难道王莽的篡位也是符合仁和义的正当行为吗？关于后句内容，出典于《左传 僖公五年 宫之奇谏假道》<sup>18</sup>：“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为了让读者理解此两句点睛之语的含义，燕岩在后面附上了简短的文字插笔，以注释的形式阐明了其真意。

鹄汀此语隐有所指，非泛论历代也。虽极口每颂清得国之正，谈说之际，时露本情，特借历代逆顺成败之迹以俯仰感慨。<sup>19</sup>

燕岩点明王民皞之语并非在单纯分析历代得失，其中还蕴藏着另一种不便直接表达的真意。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王在主张清朝得国执政的正当性，但有时也会吐露真心，表现对满洲统治的不满和自己复杂的心境。

不仅如此，由于笔谈内容庞大且复杂，考虑到读者层的汉文水平和学术水准，他通过附上序言和后记揭示整体笔谈的目的、体制和主题，并且通过<审势篇>的创作总体性地整理了笔谈的结果。

<黄教问答>中记录了有关黄教和班禅喇嘛的谈论，是其他先行者的旅行记录里从未涉及到的内容。燕岩意外地在热河目睹了乾隆与班禅喇嘛的历史性会见，燕岩敏锐地认为这是一项重大事件。作为强盛清王朝的皇帝，乾隆特地将自己的六皇子送到遥远的西藏，邀请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的黄教首领班禅喇嘛到北京和热河，并赐予其“帝师”的特别称号，为其修建豪华寺刹并给予厚待，其的目的是什么呢？燕岩虽然洞察到这其中肯定含有政治意图，但要确认具体什么意图却并非易事。

他把与有关人员的对话，包括此事的相关者、皇帝身边的大臣以及热河和北京巨儒硕学们的每句话都进行了综合分析，以图弄清这件事。燕岩通过<黄教问答>序言向读者简要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并阐明了通过笔谈所了解到的这件事的真相。

余至热河，有以默审天下之势者五：皇帝年年驻蹕热河，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然其实天子身自备边，然则蒙古之强可知也。皇帝迎西番僧王为师，建黄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为此非常僭侈之礼乎？名为待师，而其实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无事，然则西番之尤强于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sup>20</sup>

因而读者可轻松地把握，皇帝是为了镇压蒙古和西番，有效地保卫边境，利用他们惧怕黄教这一弱点，而邀请他们的僧王前往热河并给予格外盛情款待的这一事实。读者通过<审势篇>了解了清朝皇帝的这个政治盘算之后，便可以津津有味地了解清朝尊重黄教及其僧王的表象及真相，把握住《黄教问答》这一笔谈的布局梗概及其中心思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当时的汉人、满洲人里面，绝大部分人也没有看出皇帝这种政治行为的真相，然而燕岩却能早早地解读出了清朝皇帝这一政治手段的真实目的。由此可以窥见燕岩对于政治性事件所独具的敏锐眼光

理解<忘羊录>的内容也不容易。虽然表面看来笔谈是围绕乐器、音律、音乐的变迁发展而展开的，但事实上其背后蕴含了燕岩的苦心。中原的学者们也相当重视音乐的原因是，纵观历代治乱及时代变迁，可以“以古喻今”，“观礼知政，闻乐知德”。

关于这一点，燕岩在<忘羊录>序言中虽未直接提及，但他在整理完<忘羊录>和<鹄汀笔谈>之后，创作了<审势篇>，从而指出了两篇文章的主题。<sup>21</sup>如果事先了解<审势篇>中所提出的内容主题及笔谈方法，再读<忘羊录>笔谈内容的话，便可得知笔者的苦心以及两篇文字背后所隐含着的真知灼见。

传曰：“观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既无子贡之艺，季札之智，则虽使笙簧干羽日陈于前，固莫识政德之所出，况泛论上世之律吕，而恶能识当时之污隆哉！然而不避其支离烦复之嫌，而故为此迂阔诞漫之问者，何也？盖中州之士，性喜衿夸，学贵该洽，出经入史，挥尘风发，…故将要得其欢心，必曲赞大国之声教，先安其心；勤示中外之一体，务远其嫌。一则寄意礼乐，自附典雅；一则扬挖历代，毋逼近境。…则眉睫之间诚为可见，谈笑之际情实可探。此余所以略得其影响于纸墨之外也。

这正是燕岩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邀请中原学者讨论音乐古今变迁和历代兴衰治乱的原因。即谈笑之间可探知出实情。

《热河日记》的构成不同于先行者们的燕行日记，之所以体系上也别出心裁，正是因为燕岩为使读者更容易地领悟更多信息的苦心渗透在书中的每个角落。将如此众多庞杂的笔谈内容嫁接到整体旅游日记中，并使之能融合为一个体系，解决起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尽管如此，燕岩发挥了文学大家非凡的技能，将之谨严合理地予以解决。这都归功于燕岩从根基上运用了高超的文学功底及敏捷豁达、随时变化的叙述手法。

### 3. 人物及环境描写

笔谈虽然是以记述对话内容为主，但也不乏对对话环境及对话参与者的生动描写。由此可向读者生动地展示当时的笔谈过程。同时通过序言、结语、插笔等手法展现说话者的意图。燕岩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了言语差异、风俗习惯、环境差异、人物经历、以及身份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在理解对话内容和表现习惯时产生差异。同时也因为燕岩时刻注意到人物、环境、对话的描写可以提高游记的文学性。

因而，燕岩在描写对话本身的同时，也兼顾了多种辅助描写，这一点既是作品整体构造的重要特色，也会有助于理解笔谈主题。这正是与突出呈现人物和环境的小说描写同质性的部分。在人物描写方面，由于燕岩从人物的外貌、语言特征、生活环境及才能等多角度进行描摹，因此人物的真实形象能够生动传神地映入读者的视野。

以对商人田仕可的人物描写为例分析。重视城市商业的燕岩，想要通过作品为我们展示的田仕可的人物形象，是贴切人物原型的充满活力都市商人的生动形象。因此，他运用了多种小说人物式的描写手法，从多个角度透析了田仕可这个人物。

笔谈开始之前，燕岩首先通过对人物外貌特征和笔谈过程中获得总体印象的记述，对人物进行了总体性的把握。

田仕可，字代耕，一字辅廷，号抱关，无终人也。自言田畴之后，家住山海关，与太原人杨登开铺于此，年二十九，身長七尺，额阔鼻长，风采烨然，多识古器来历，与人款洽。

23

田仕可是在盛京通过笔谈与燕岩结下深厚情谊的骨董商人。燕岩详细地记录了田仕可的字号、出身地、年龄、外貌特征、作为骨董品商人的特技，以及自己对田仕可待人接物姿态等方面的观察。对具备这样特征的田仕可，燕岩在笔谈过程中接着进行了具体的描写。笔谈刚开始不久，田仕可为了招待客人而昼夜奔走的场面就跃然纸上。

是夜月明如画，田仕可为办酒食，二更始回。饽饽两盘、羊肚羹一盆、熟鹅一盘、鸡蒸三首、蒸豚一首、时新果品两盘、临安酒三壶、蓟州酒两壶、鲤鱼一尾、白饭二锅、菜二盘，该价银十二两。田生进前恭谢曰：“略具地主薄仪，有失良宵陪话。”余下椅谢曰：“有劳尊体，



还愧生受。”诸人齐起称谢曰：“远客贲临，倒愧生受”<sup>24</sup>

田仕可为了迎合客人的口味，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晚餐。但他一进门反倒是先恭谦地向客人表达自己未能准时参加谈话的歉意。燕岩也向初次见面便对客人如此诚心诚意恪守礼仪的田仕可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因此，笔谈一开始便营造出了主恭客雅的谈话氛围。通过这一过程，田仕可待人款洽的印象便一下子根植于读者心中。

在笔谈过程中燕岩兴致勃勃地询问有关古董的问题时，田仕可的回答展现了其待人接物的真诚态度及身为商人却如君子般的风姿。

田生遍阅谈草，连称“好好”。…田生曰：“今先生所须迥出流俗，萍水片语已成知己，虽不得中心贲之，亦安可造次相负？”<sup>25</sup>

田仕可对燕岩的国籍、民族、经历等毫不在意，而是观察燕岩的言谈举止、思想品味等作出了燕岩可以成为自己知己的判断。他引用“子欲居九夷”来吐露自己对来自东夷的朝鲜君子的评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相公虽生偏邦，气宇轩昂，文能识孔孟之书，礼能连朱公之道，即一君子也，但恨人居两地，天各一方，寸心未尽，转眼即别，奈何奈何？<sup>26</sup>

关于“夷狄之辩”的先入见理论，田仕可指出这显然是错误的，从燕岩的言谈和行动便可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即便是生于偏邦之地，只要具备知识和礼仪就都可以被称为君子。田仕可的这种开放式意识表露无遗。正因如此，他对于与这样的异国君子短暂相遇后便要分开的事实感到万分惋惜。在燕岩离开之际，他将自己熬夜整理的《古董鉴赏指南》赠送给他，再次表露了对异国友人特别友好想法的理由和肺腑之言。

今送足下入都，所以眷眷贡愚者，诚为异邦君子他日东还，庶不都诬大国无人也，并布赤心。<sup>27</sup>

田仕可言及，虽然中国处于满洲统治下，出于不能留下“大国无君子”这种误解的认识，在与燕岩般异国君子的相见中为了不留遗憾，所以表达了这样的诚心。因而，燕岩通过描述田仕可的外貌特征、待人接物的姿态、高尚的品格、理性思考以及开放的性格等，生动地描摹了田仕可可敬而完整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对清朝从事四业之一的商人们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他对笔谈参与者的描写，不只是商人，对于专注于科举考试的举人以及清朝的官

员们的心理等也添加了不少细腻描写。在笔谈记录中，对占据相当分量的<鹤汀笔谈>的主人公鹤汀王民皞的描写也特别值得关注。燕岩首先在<倾盖录>中记录了对王民皞的总体印象。

王民皞，江苏人也，时年五十四。为人淳质少文。去年创承德府太学，一如皇京。今年春，功告讫，皇帝亲释菜。王君以举人，方藏修此中。今年四月，不赴会试。王君长者，号鹤汀，身長七余尺，颇有穷愁之态。坐间频发叹息之声。独有一仆相守，一日请余共饭。<sup>28</sup>

王民皞年事已高，在专注于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因皇帝的特惠而在热河隐遁修养。但是他却说“白头荆围，士之耻也”，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然而总是叹息生不得志。由此可见科举考试抹杀了多少人才。燕岩询问王民皞笔谈时经常叹息的原因，王回答说：

此吾痞证，噫气遂成长喟也。平生读书，千古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安得不成此痞患！<sup>29</sup>

这话的意思是：书生虽然穷尽毕生而读书，但是对科举了解的越多，对古人之事和当今现实的认识就越深刻，最终便会像得了疾病一般饱受失望与空虚的折磨。同时这也展示了在满洲统治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汉族士大夫们所经受苦痛的一个侧面。燕岩通过与王民皞 6 天的笔谈，对宏儒魁杰们不被国君重用，失意不得志悲剧性地结束一生的处境表示痛愤。

盖鹤汀敏于酬答，操纸辄下数千言，纵横宏肆，扬挖千古，经史子集随手拈来，佳句妙偈顺口辄成，皆有条贯，不乱脉络。...可谓宏博好辩之士，而白头穷边，将归草木，诚可悲也。”<sup>30</sup>

王民皞虽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但终因局于科举而不融于社会现实，可称得上是一大悲剧。燕岩通过把握王民皞“老是叹气的年老读书人”的形象特征，并将之形象地呈现出来，以此向读者点出了造成王民皞徒劳人生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病。被现实世界抛弃后的‘书生王民皞’的形象，在被燕岩成功塑造的众多悲剧性人物形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其实燕岩关于王民皞的叙述中蕴含着对自己身世的悲叹。当时燕岩也是一位博学多识的读书人，但因早先放弃了科举，虽年已 44 岁，却仍未得一官半职，丧失了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机会，只能对现实叹息。

像这样在笔谈叙述中描写人物，是保障作品思想性的重要方面，燕岩通过对个性鲜明人物的描写，使得读者可以轻松地把握作品的思想特性。燕岩不仅描写了笔谈参与者的外貌和心理，甚至连笔谈的环境和气氛也都加以了详细的说明。以<商楼笔谈>为例，燕岩写道，

既出大街上，始浩然矣。暑气乍退，月色布地。…遂缓步街中，左右市铺皆已掩门，门

外皆悬羊角灯，间有青红诸色。商楼诸人方列立栏下，见余至，皆喜溢于貌，迎入铺中。<sup>31</sup>

燕岩首先描述了笔谈当晚因月色明亮，天气凉爽，人们心情也不错，因而造就了浩然之气的应时而生。而商人们立于街边等候，看见燕岩便欣喜地迎上来的情境也随之呈现出来。在描写了外部的大环境之后，燕岩随即对商楼内的环境和气氛用更加详细的文字加以描写。

堂中悬一对扇式纱灯，桌上点两枝烛，久已排设鱼肉蔬果，北墙下亦有一卓供张。诸人劝食，余曰：“夕饭未下。”费生手注一碗热茶以劝。<sup>32</sup>

由于昨晚已有一番畅谈，人们更细心地考虑了笔谈的环境。而且为了应对彻夜笔谈，除了晚餐之外又布置了一桌水果和食物。看着柔和的烛光、丰盛的美食、欢喜的面容，一入商楼便能感受到温暖安逸的气氛。燕岩在这里首先感觉到的是迎接并与自己畅谈的盛京商人们的真情。燕岩通过对笔谈环境的具体性描述，将笔谈过程中的氛围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亦恰到好处刻画了对话者的人情味。在这里，燕岩将小说中描写人物和环境的手法熟练地运用在了笔谈的参与者和笔谈环境的描写中。正是这种将对人物和对话环境的细微描写导入对话主题中的手法，鲜明地呈现了笔谈描写模式适用小说手法的一个侧面。

奇公携余出同看月，时月色如昼，余曰：“月中若有一世界，自月而望地者，倚立栏干下，同赏地光满月邪？”奇公拍栏称：“奇语！”<sup>33</sup>

“月色如注”，因而奇丰额提议边笔谈边与燕岩一道观赏月色。两人的友情在经过这次共同赏月的行为之后变得更加敦厚。如仙人般的两人仿若置身于一幅有着浓郁古风的美丽画卷，远离现实世界，在飞向高空的氛围中，各自沉浸在内心自然想法的变化中。意识的时空从地球蔓延至月球，忽而好奇月亮上是否也像地球上一样有着人类的居住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此刻，燕岩才会大谈自己长久以来暗自准备的地转说、月世界的理论。奇丰额在如此情景之中很容易便接受了燕岩的想法，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在日后才得以将燕岩这番假说传达于王民皞、尹亨山等清朝人士。燕岩便如此这般将外部环境和氛围的描写运用于笔谈主旨的导出之中，可以说与小说的写作技法十分类似。

对笔谈过程的叙述及笔谈环境和氛围的描述方面，燕岩通过灵活运用小说写作技法，使笔谈内容更为鲜活有趣。他运用小说的描写手法，结合笔谈的特征，出色地解决了笔谈参与者、笔谈环境、笔谈过程中的对话等相关的描写难题。这正是燕岩文学描写性的鲜明特征，也应将其视为燕岩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 4. 笔谈新模式的探索

事实上当时朝鲜士大夫与中原士大夫之间在见解上有着细微的差异。这点有时会使得两

国人士在交流方面不够和谐，甚至成为引发纷争的导火索。燕岩在笔谈过程中应当也经历了不少这方面的意想不到的难题。

燕岩在《忘羊录》中便描述了与王民皞进行笔谈过程中激烈的辩论场面。在那场辩论中燕岩将自身的博学多识及辩论机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时日已响西，而尽日所饮，各已十余杯，亭山自午于椅上熟寐，鹤汀频拔刀割羊大嚼，又数劝余，而余甚嫌其臊，惟啖饼果。鹤汀曰：“先生不嗜齐、鲁之大邦耶？”余笑曰：“大邦膻臊。”鹤汀有愧色。余亦觉其触犯，即墨抹之，因谢曰：“鄙人爱非子贡，情同王肃。”<sup>34</sup>

尹嘉铨准备羊肉是为了能够很好的招待尊贵的客人，并将自己恭谨的态度表现出来。王民皞劝燕岩进食羊肉乃是出于对客人的礼貌，但看到燕岩由于膻味而不食羊肉，便想起一个典故，欲以此来试探燕岩的学识。<sup>35</sup>而熟知该历史典故的燕岩又怎会不知！其实如果燕岩礼貌地表达抑或委婉地暗示自己对此典故的熟识，此事也就作罢了，但由于其一时的好胜之心，做出了过激的回应。

燕岩意识到自己虽凭借尖锐的言辞取得了胜利却伤害了彼此的和气。若因此刺激到王民皞的自尊心，那么就要造成与实现了解清朝的实情这一笔谈根本目的相反的结果了。所以燕岩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就立即降低姿态道歉以求和解。在此燕岩展示了其作为笔谈组织者机敏的应变能力及处理不利状况的手腕。

在与清朝人士进行笔谈的过程中因政治原因也使燕岩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对方的言辞有时表述的与事实并不相符，而且总是躲躲闪闪，有所避讳，这与他探知清朝实情的笔谈意图是大相径庭的。以下内容引自<黄教问答>序言。

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非但汉人如是，满人为尤甚。满人皆职居近密，故益知律令严苛。然则非但汉人之心苦矣，天下法禁之心苦矣。<sup>36</sup>

由于文字狱，汉人在心理上备受煎熬。甚至连与皇帝一样同为满洲人的官员们也因思想统治的严酷而苦闷。燕岩通过笔谈过程中满汉官员及学者的言行深刻地体会到了清朝思想统治上的严酷。

难道真的无法探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以及清朝社会的真实情况吗？为解决这个难题燕岩创造出了独特的笔谈方法。他积累了大量的有关笔谈的经验和教训，也算是等于得到了一定“经验谈”的收获，即先通过“迂回和诱导”的谈话方式，再加以细心的观察与逻辑分析，然后把握“言外之意，文外之意”的笔谈手法。这亦是外国人了解当时清朝现实的最有效的方法。

具体来说，首先是充分理解清朝人士的处境和心理，避开令其为难的问题，否则将会导致他们的不满或者回避。这是运用笔谈的方法时所必须知晓的事项。燕岩发现，虽然中原人士皆回避当下与清政府的政治相关的话题，但对于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学术性的问题，或者是在对历史、风俗等有关问题进行笔谈时，他们会立即变得兴致勃勃。

燕岩还发现，中原的士大夫们在和外国人交流时，会有意维持作为天朝上国之人的风范，

因此理解并尊重他们的言行是使笔谈对话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误解他们的谦逊、守礼，在交流中因表现出傲慢或考虑不周而刺激或伤害他们自尊心是绝对不行的。

余在热河，与中州士大夫游者多矣，寻常谈讨，虽日知其所不识，而至若时政之得失，民情之向背，无术而可识。…盖中州之士，性喜矜夸，学贵该洽，出经入史，挥尘风发，然我人颇多未娴辞令，或急于质难，径谈当世；或自夸衣冠，观其愧服，或直问思汉，使人臆塞。此等非但彼所忌讳，在我疏失亦自不细。<sup>37</sup>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清朝士大夫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所持有的“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和社会心理。和他们可以尽情的探讨学术方面的问题，此时他们都毫无差别的友好的对待所有外国人。但是，外国人最好避开清朝人不喜欢的的话题，即使有特别好奇的方面，也最好是用旁敲侧击的迂回方式。像这样好好地把握他们的心理，便可以灵活的运用诱导的笔谈方法。

故将要得其欢心，必曲赞大国之声教，先安其心；勤示中外之一体，务远其嫌。一则寄意礼乐，自附典雅；一则扬挖历代，毋逼近境。逊志愿学，导之纵谈。阳若未晓，使郁其心，则眉睫之间诚伪可见，谈笑之际情实可探。此余所以略得其影响于纸墨之外也。<sup>38</sup>

与清朝的学者们谈话时，燕岩发现他们大部分皆倾向于盲目的拥护清朝的统治。但有时，他们的表情、行动又分明隐含着与其言论相反的意思。因此，要想探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便需在采用诱导式笔谈方法的同时，还应具备提取其面部表情或语意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能力。

这正体现了燕岩具有朴素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当人的言语与其真实想法不一致时，便能从肢体上显现出来。对此，燕岩是有证可寻的。例如，清朝人，不论汉族还是满族皆承认清建国的正当性，避讳黄教和班禅的话题，并且只要稍微言及现实政治，“语后即焚，不留片纸”。

因此在文章中，一旦有类似上述的能窥探中原士大夫心理的笔谈场面，燕岩会立即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或者加以更为详细的描述以使读者能更加真切的体会。

燕岩在<黄教问答>一文中提到了与郝志亭等中原人士辩论“黄教活佛的神通”和“轮回说（投胎夺舍，轮递转世）”的场面，并对郝志亭等人的表情、动作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志亭忽泻泪数行，加圈“哀乐何居”字。忽有引户响，志亭急擦纸在握中。及开户，乃同舍王民皞也。继有入者，亦王君同舍，邹舍是也。俱举人，客游口外，去岁新创热河太学，制视京师，二人者方藏修此中，为访余来也。志亭向二客缕缕说，音若诵书。二客且听且指圈桌上，似诵传吾语也。王举人书吾姓名字号示邹举人，王有宿面，而邹乃初见也。<sup>39</sup>

燕岩之前听说当时清朝皇帝及大臣皆信黄教的神通与主张,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此为事实,那么在笔谈过程中郝志亭理应对燕岩批判性的主张提出反驳,但郝的表情与态度却反映出其完全赞同的态度。燕岩正是于此发现了这一事实。

对于“志亭忽泻泪数行”“加圈‘哀乐何居’字”“忽有引户响,志亭急擦纸在握中”等动作的如实把握,生动的刻画了中原学者因文字狱而谨慎的情状。“哀乐何居”即“(依照黄教之说,死人与活人相互轮回)死亡的悲伤与诞生的喜悦来自何处”之意,由此可以推测出郝志亭虽看透了黄教虚无的本质,却因文字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是非观念而“泻泪数行”。

王民皞、邹舍是等其他学者也同意燕岩的论断。王民皞与郝志亭的相似之处即在顺从现实而非与现实相抗衡,不显露自己的心思而转以无言的叹息或泪水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是当时中原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面貌。

如此,为求内容上最大限度的清晰反映笔谈的主题,燕岩站在主体的立场,运用了多种有实效的笔谈方法。特别是他活用朴素的心理知识,重视中原人士的细微的表情及动作变化,结合他们的言辞进行判断,更多的了解了清朝的现实状况。笔者亦认为这是燕岩创造的笔谈方法论中应该引以重视的一部分。

## 5 结论

本论文首先对笔谈与游记、杂论等内容和谐统一的艺术结构进行了考察。燕岩通过〈审势篇〉〈黄教问答〉〈鹤汀笔谈〉的序言、后记、叙述过程的插笔等多种形式,对数量庞大、内容繁杂的笔谈内容进行编辑整理,力求语言通俗易懂,无生涩之感。根据笔谈的主题来设定相应的题目,做到主题鲜明。并在相关的日记资料中,对笔谈的背景及参与者的资料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样,既保证了体系的整体性,又可以引发读者对笔谈内容的兴趣。但是,鉴于种种原因,笔谈内容在逻辑上亦有难以理解之处。对此燕岩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对这部分内容添加注释或简要说明,以方便读者理解。

在笔谈的叙述方面,笔者对燕岩出众的描写手法也一同进行了考察。笔谈中的人物和环境描写的作用与小说十分相近,熟练运用小说的描写技法,正是笔谈在叙述方面的重要特色。另外,对人物与环境的生动描写,对揭示笔谈主旨有重要作用。所以既达到了笔谈的根本目的,又保证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趣味性。笔谈中王民皞被描写为一位因束缚于科举考试而虚度一生的悲剧性人物,通过这一紧随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的现实人物形象,我们可以透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王民皞等中原人士已成为燕岩的成功文学塑造对象,顺理成章地能在燕岩创作的悲剧人物群中占有一席之地。

燕岩创造的笔谈模式,可以看做是这次燕行笔谈过程的“派生物”。在这里,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考察。燕岩从此次燕行之旅积累的大量经验和教训中,既认识到了中原士大夫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又探知到他们在笔谈中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心理因素。在文字狱等现实压力的束缚下,他们对于外来人不肯轻易吐露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若不解开他们的这一心锁,笔谈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所以,燕岩采取“迂回诱导的手法”,并在笔谈过程中对人物的表情、动作等进行细心的观察,来作为探知清朝社会现实的有效方法。他将这些方法运用到笔谈中,进而认证了笔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燕岩十分重视这种方法论,并通过《审势篇》加以强调。这种笔谈方法的创造和实践使得读者能够从更深一层次上对《热河日记》的内容加以理解。了解燕岩的这种笔谈模式对于

分析把握作品的叙述过程有很大的帮助。同时，笔谈模式的创造和应用，对笔谈内容的叙述亦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正如以上所证实的，笔谈在保证《热河日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热河日记》区别于其他燕行录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对笔谈成果的研究分析，不仅是对作品本身的解析，也为考察燕岩的文学论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对于研究《热河日记》，有必要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加以塑造。

① <鹄汀笔谈>，《热河日记》第 243 页。“余离我京八日，至黄州，仍于马上自念，学识固无藉手入中州者，如逢中州大儒，将何以扣质？以此烦冤。遂于旧闻中讨出地转、月世等说，每执轡据鞍，和睡演绎，累累数十万言，胸中不字之书，空里无音之文，日可数卷。”

② <盛京杂识·秋七月初十日丙戌>，《热河日记》第 38 页。

③ <太学留馆录>，《热河日记》第 138 页。

④ <太学留馆录·十一日丁巳>，《热河日记》第 139 页。

⑤ <倾盖录>，《热河日记》第 161 页。“时进《九如颂》，皇帝大悦，八十一本首演此颂。”

⑥ 出处同上注。

⑦ <太学留馆录·8 月 13 日 己未>，《热河日记》第 142 页。

⑧ <黄教问答>，《热河日记》第 177 页。

⑨ <倾盖录>，《热河日记》第 162 页。

⑩ <杨梅诗话>，《热河日记》第 284 页。

⑪ <鹄汀笔谈>，《热河日记》第 231 页。

⑫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又字齐于、晴初，别号河右，以郡望西河，称西河先生。中国清代学者、文学家。萧山城东里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二十四年（1686）隐疾归里，专事著述。

⑬ <忘羊录>，《热河日记》第 216 页。

⑭ 可以设想燕岩的笔谈记录是根据情况而有所改动的。如在《鹄汀笔谈》末尾，燕岩针对奇丰额称赞自己品性的言辞，以“此下未及书毕其说，而奇丰额入来示余皇赐鼻烟壶，遂罢起。”句代过，由此也可看出燕岩作为学者的谦逊态度。

⑮ <忘羊录>，《热河日记》第 206 页。

⑯ 出自《诗经·大雅·生民》，诗中内容为周人陈述始祖后稷诞生经过及播种五谷的成就。

⑰ <鹄汀笔谈>，《热河日记》第 237 页。

⑱ 《左传 僖公五年 宫之奇谏假道》：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

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sup>19</sup> <鹄汀笔谈>，《热河日记》第 237 页。

<sup>20</sup> <黄教问答>，《热河日记》第 165 页。

<sup>21</sup> <审势篇>，《热河日记》第 220 页。“罨溪花下小饮，阅次《忘羊录》及《鹄汀笔谈》，因滋笔花露为此义例，使后之游中国者，如逢肆然驳朱者，知其为非常之士，而勿徒斥以异端。善其辞令，徵质有渐，庶几因此而得覩夫天下之大势也哉！”

<sup>22</sup> <审势篇>，《热河日记》第 218 页。

<sup>23</sup> <粟斋笔谈>，《热河日记》第 39 页。

<sup>24</sup> <粟斋笔谈>，《热河日记》第 40 页。

<sup>25</sup> <粟斋笔谈>，《热河日记》第 41 页。

<sup>26</sup> <粟斋笔谈>，《热河日记》第 41 页。

<sup>27</sup> <古董录>，《热河日记》第 50 页。

<sup>28</sup> <倾盖录>，《热河日记》第 161 页。

<sup>29</sup> <鹄汀笔谈>，《热河日记》，第 233 页。

<sup>30</sup> 出处同上注。

<sup>31</sup> <商楼笔谈>，《热河日记》第 45 页。

<sup>32</sup> <商楼笔谈>，出处同上注。

<sup>33</sup> <太学留馆录·8 月 10 日丙辰>，《热河日记》第 134 页。

<sup>34</sup> <忘羊录>，《热河日记》第 212 页。

<sup>35</sup> 出处同上注。“齐王肃初入魏，不食羊肉，常饭鲫鱼。高祖问羊肉何如鱼羹，肃对曰：‘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齐鲁大邦，爱邾莒小国，明日为卿设邾莒之食。’鹄汀见余不食羊肉，本讥余出自小邦，不识大邦之味。及大邦羶臊之对，还触所忌，故有愧色。”

<sup>36</sup> <黄教问答>，《热河日记》第 165 页。

<sup>37</sup> <审势篇>，《热河日记》第 218 页。

<sup>38</sup> <审势篇>，《热河日记》第 218 页。

<sup>39</sup> <黄教问答>，《热河日记》第 167 页。